



迟开的山茶

吴慧泉

责任编辑：肖 荣

封面设计：俸贵德

迟 开 的 山 茶

吴 慧 泉

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 南 新 华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云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375 字数：131,000
1980年9月第一版 198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116·812 定价：0.4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为背景的中篇小说。

作品通过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写了两个家庭在二十年间的遭遇，反映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农村经济政策所受的极左干扰，以及对党的正确的阶级政策的曲解给各项事业造成危害等严肃的政治内容。

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真实，引人入胜。作者正面写了生离死别等震撼心灵的领域，读来颇能催人泪下。

小说也较好地写了滇池周围的明丽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质朴的乡土气息。

目 次

引	子	1
一	巧 遇	8
二	娇 女	22
三	酒 话	37
四	玩 花 灯	52
五	采石场见闻	63
六	真 相	82
七	急 风 暴 雨	95
八	调 查 报 告	110
九	愤 怒 疗 法	124
十	不 速 之 客	142
十一	舞 台 上	163
十二	疼 在 幸 福 中	175
	尾 声	188
	后 记	197

引 子

春城秋夜。古色古香的胜利剧场里，盛大的文艺演出晚会，正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

剧场外面的广场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耀着绮丽的光彩，和水池中央假山上喷出来的银色水花交相辉映，照得画栋雕檐的剧场更加壮丽。剧场两旁的停车场上，各色华丽的大小车辆停放得井井有条，身着白、蓝色制服的民警同志在来回巡逻着。

辉煌的大厅里，第四排十八号软席上，坐着的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女人。她是百花歌舞团的业务副团长，名叫白岚。台上的演出在顺利地进行着。可是白岚的情绪却有些烦躁，每一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她都鼓掌，但纯属一种礼貌的表示。她在鼓掌的时候也微笑，可全是为了掩盖内心的烦躁。很快，当下一个节目又继续进行的时候，她则又皱紧了眉头。

这是在几十台演出后，经过了严格挑选出来的一场综合汇报演出。对于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群众业余文艺调演，各方面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省市党政军首长和各级文化、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各专业文艺单位有影响的人都出席了。

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在进行实况转播，摄影记者们的镁光灯在比赛似地不停地闪烁，大大地鼓舞着台上的演员们，他们演得累出了大汗。

尽管节目都经过了精心挑选，但是，看完了上半场，白岚就有些支持不下去了。自从调演以来，她固定坐在这个位置上，看了每一场演出。现在，她已经很疲乏。要不是出于礼貌，她真想退场了。因为在白岚所看过的节目中，演员们大体上都还没有从“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的帮文艺禁锢中解放出来。看第二遍，实在使白岚眼涩欲睡。

白岚是一位在全国都很有名望的声乐专家，文化大革命前，她领导的百花歌舞团曾先后几次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和出访国外。“四人帮”被粉碎后，白岚恢复了党籍，从一个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回到歌舞团。复职之后，名义上叫她分管业务建设，实际上，上级主管部门则要求她把全面工作抓起来。因为团长是一位高级干部的爱人，在落实干部政策之后，一直在陪丈夫养病，并不到团里来上班。

白岚重新工作，一开始就被艺术人材青黄不接的局面弄得一筹莫展。特别是声乐方面的后继乏人，更使这位声乐艺术家苦恼得长夜失眠。

曾经有十几名艺术院校的工农兵学员，几次带着毕业证书和盖了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到团里来报到。白岚毫不客气地亲自对这批信心百倍的大学毕业生们进行了考试。结果，所有的人都被退回去了。为这件事，白岚遭到了不少的埋怨和责难。可是，她毫不介意。她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批评者

说：“党要我负责的是一个艺术团体，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就业单位。艺术，喜欢的人很多，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干好他喜欢的事业的。”

白岚上班之前，曾对宣传部长明确表示：“既然要我负责‘百花’的业务，就得按我的想法干。”接着，她汇报了自己整顿“百花”的设想。之后，白岚说：“不按我的设想干，特别是不按我的设想用人，我就不干这个业务副团长。”党委宣传部长沉思良久之后，朝白岚点头称是，同时授予了她应有的职权，并且答应亲自出马去“请”团长回团主持行政事务，让白岚在业务上很快搞出成效，争取“百花”能够尽快承担出访任务。

这是白岚出席观摩这次群众业余文艺调演前不久发生的事。

白岚观看调演演出的每一个节目，目的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希望发现理想的人材。但是，看完了全部演出之后，白岚很失望。这也是在看综合演出时她心情烦躁的一个重要原因。

忽然，下半场的最后一个节目，引起了白岚的注意。因为那是临时增加、连印得很大方的节目单上也没有的节目。

大幕徐徐启开，穿着长裙，扮相美丽的女报幕员引出一个使白岚眼目一新的昆明郊区农村打扮的姑娘来。

白岚挪正了身子，睁大眼睛，十分专注地看着走出台来的农家姑娘。艺术家虽然还皱着眉头，但却轻轻地“哦”了一声。

“最后一个节目——”女报幕员甜丝丝的声音带着一点

儿惊喜的味道：“女高音独唱，演唱者，昆明郊区代表团山阿翠。由于种种原因，山阿翠同志今天才到达昆明。下面请听阿翠同志演唱，云南民歌——”

名叫山阿翠的农村姑娘一出场，她那俏美的扮相就把白岚吸引住了。观摩了十几天的演出，经白岚过目的女演员已经接近千名，但她还没有发现一个中意的人材。的确，调演会曾经出现过一些漂亮的姑娘；可是，有的人空有其表，有的人故意在表演中突出自己的所谓美，结果给白岚产生了一种反感。

在舞台柔和的灯光下，山阿翠显得十分朴实和俏丽。她的服装极为普通，在滇池周围农村举目可见：姊妹装白上衣，外面罩着黑金绒领褂，深蓝色的裤子，裤筒卷到小腿肚，脚上穿着家做的黑布鞋。由于系了一块昆明郊区的青年妇女人人都喜爱的蓝布挑花围腰，姑娘那匀称的身材，更显得出奇的苗条和丰满。她从胸前垂下来那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辫梢上什么也没有扎，显得十分随意。

白岚把姑娘通身上下扫了一眼，而后，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脸部表情上。阿翠那张瓜子形的脸蛋很“上戏”，经过化妆，越发迷人。姑娘的睫毛很长很黑，双眼大大的，有点儿淘气。鼻梁高高的，嘴唇略显得厚，但和她的脸形却很相称。当阿翠睫毛一闪，微笑着向仅有四个人的小乐队点头致意的时候，白岚虽然坐在第四排，但她却清楚地看见了阿翠姑娘嘴角两边那顶讨人喜欢的小酒窝。

阿翠演唱了两支云南民歌。一支是姑娘的家乡滇池沿岸农村广为流传的《耍山调》；第二支是弥渡山歌《正月梅花

开》。

阿翠的演唱，朴实、自然而又非常感人。她没有做作的表演，没有“双手指方向”，连手势也没有。演唱过程中，她那美丽的大辫子的辫梢散了。她双手随意地摸着编好。一会儿，又散了，她又轻轻地编着，把玩着。白岚听着阿翠的演唱，兴奋得吃惊。她那嗓子，音色美丽，音域宽广，甜亮处，透出滇池沿岸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她唱得随便极了，一点儿也不吃力。仿佛，她不是在辉煌的舞台上高歌，而是在家乡的山野里信口吟唱。那神情，自豪而又朴实。

阿翠演唱的两支歌，获得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近二十天的会演，直到她演唱这两支歌才达到了高潮。一向对艺术人材要求得近乎苛刻的白岚，听了第二支歌后，长时间紧皱的眉头舒展了，连眼角上那淡淡的鱼尾纹里，也装满了兴奋和幸福的微笑。十几年来，白岚这是第一次得到来自乡土生活的艺术享受。她觉得很不能满足。一反以往的惯例，跟着大厅里越来越响亮的掌声继续鼓起掌来，要求阿翠继续演唱。

阿翠握着大辫子向观众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而后，加唱了一支昆明花灯调选曲《金纽丝》。这支花灯调，阿翠唱得委婉、细腻而又抒情，连眼睛里也有戏——加上她吐词清楚准确，把一位农家少女在背地里怀念她表哥的复杂心情，刻划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而又恰到好处。白岚听着，心花怒放了。她感谢这次调演，感谢大会给了她印得很漂亮的请柬；感谢不知是哪一位行家，在这个综合晚会上补上了这样精彩的一个节目。

越来越响亮的掌声，使阿翠唱了一支又一支，共计唱了五支歌，大家仍不干休。可是前台监督亲自动手把大幕关上了。第三支歌以后，内行的白岚便没有再鼓掌，因为继续无休止的演唱，艺术效果必然下降，必然要影响人们享受前面那精湛的艺术的韵味。

可是，非常出乎白岚的意料，阿翠演唱的最后一支歌，是一位著名的云南民歌歌唱家不久前演唱过的《滇池情歌》。白岚曾经听过，觉得唱的不错。可总感觉其中还缺少一点儿什么，同时又似乎多了一点儿什么，当时也说不准，但留下的印象很深。听了阿翠演唱的同一支歌后，白岚把那少了和多了的“一点儿”找到了。那就是，老歌唱家所缺少的，正是阿翠姑娘所特有的土色土香的生活气息。老歌唱家所多余的，正是阿翠纯朴的唱法中不曾产生过的那种控制不住的装饰。在白岚看来，阿翠当然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材。可是，她的嗓子的潜力无可估量。这一点，白岚自信是看得很准的。阿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

白岚一向严格遵循着自己规定下来的指导方针。那就是：没有看准的人材决不让吸收进团，看准了的人材决不允許流失或埋没。白岚又是一个谨慎的人。她欣赏阿翠的嗓子和扮相，但要吸收进她所在的歌舞团，即使有内行人推荐，白岚也不点头。她要亲自进行考察，并且要对艺术上各种稳定因素，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考察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几年前，这个歌舞团曾经招收了一批年轻人，那是按照“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挑选的。结果，造成了现在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局面：剧团超编，但演出质量则因后继乏人而一直上

不来。白岚决不干那种蠢事。她认为，把不适合搞艺术工作的人搞到这条战线上来，那也是一种浪费人材。因为不适合在艺术战线工作的同志，在其他战线，说不定能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很好的贡献。

经过上级领导同意，白岚统筹安排了团里的工作。几天之后，她打起背包，出发到乡下去。白岚这次下乡，省委宣传部给她开的介绍信上，是这样介绍的：深入生活，对农村业余文化活动进行重点调查。

一 巧 遇

滇池沿岸的早晨。天气干冷干冷。

县城居高临下，坐落在滇池东岸的山坡上。白岚从县委出来，沿着之字形的柏油马路往公路干线上走。展眼向前，茫茫的滇池，显得很安静。滇池西岸睡美人的身影，清晰地映在明镜似的微波下面。白帆点点，渐渐远去。一阵阵纱幕似的气流，缓缓地飘过滇池水面，飘过岸畔的村落和正在播种小麦的农田，朝一望无际的果园移动着。

白岚顺路走上了和公路相连的集市，早市正闹。鲜鱼、猪肉、蔬菜、水果，还有粮食……塞满了公路边的草皮地。卖主漫天讨价，声噪带着浓重的滇池水乡和沿岸果园山箐的土腔土调，不仅声气大嗓门高，而且夹杂着那响亮的、无忧无虑的笑声。买主们就地还钱，声噪南腔北调都有，情绪不如卖主那样高昂和自豪。他们大都是通过试探性地重复某一个价格数字，企图以比城里国营公司略高的牌价，获得非常新鲜的产品。生意作成了，但惊叹号打了一个又一个。付款的时候还不断地“啧啧”咂嘴叹息。人声嘈杂，汽车和拖拉机的吼叫，汇成了一种烦人的噪音。经过集镇而又不买不卖的人，都希望迅速离开。

白岚从县委接转了介绍信出来，希望能很快搭上车，到

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红石岩去。

来往县城和各公社公干的人很多，除了去先进单位进行采访的新闻记者之外，县里一概不提供交通工具。白岚要去的红石岩，据县里的同志介绍，那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村子，历来都很落后。并且举例子说：“红石岩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资本主义势力仍然继续抬头。政策明文规定，集体单位不准进入自由市场。可是，红石岩公然敢和县革委发的通告对抗，把宝珠梨运到外县的磷矿去开水果店；还有，他们队上的石场，石料不是集中使用到‘农业学大寨’上，一直把沙石供给滇池岸边的人家下石脚盖房子；还有一些更严重的事件呢？……”接待白岚的同志还不满地问：“你深入生活调查研究，为什么偏偏选择红石岩那种落后地方呢？真怪！”白岚笑笑。她不愿把真正目的说出来。

白岚背着背包，走出熙熙攘攘的闹市，朝镇外公路边的一台“丰收三五”拖拉机走去。她打算找便车去红石岩。要是找不到，能搭乘一段路也好，一段一段地朝前挪，无论是汽车、马车、拖拉机都可以。实在一天赶不到，就哪里天黑哪里歇下来。就是带着行李步行，白岚也是乐意的。因为阿翠在吸引着她。

走近那台拖拉机的时候，白岚发现：那个年轻英俊的拖拉机手，竟然抱着一个周岁左右的小男孩在戏耍。孩子很胖、很可爱。拖拉机手看来不大会逗孩子，一双大手，叉着孩子的两腋，在自己的膝盖上跳着玩。他嘴里喃喃地哄着孩子：“啊啊啊……乖乖……”小胖儿子跳着，挣扎着，很快发起脾气来。大眼睛里包着亮晶晶的泪水，小脑袋一直朝市

镇上扭，完全不理睬脸色难看的拖拉机手。

白岚对拖拉机手从内心里同情，同时又觉得有点儿好笑。开拖拉机还带着奶娃娃？从孩子往市镇上张望的情况看，他是在盼妈妈。显然，拖拉机手的妻子大概是还在镇上作什么买卖吧！拖拉机捎带家属或亲戚朋友上市场的事，白岚下放农村当社员那些年早已司空见惯了，本不为奇。可从未见过拖拉机手带着奶娃娃。眼下，那孩子蹦跳挣扎，弄得小伙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白岚软声漫语地问：“同志，请问，你的拖拉机是……”

小伙子看了白岚一眼，不等白岚把话问清楚，只觉得肚皮和大腿一阵热。于是，他骂起来：“小混蛋！……”白岚吃了一惊，正要问拖拉机手为什么要骂人，忽然看见，那个小男孩定定地站在拖拉机手膝盖上，一动也不动，正在尿尿。尿得小伙子衣服和裤子上湿了几大滩。小胖子自己因为穿着开裆裤，相反没有打湿什么。并且，尿过之后，大概舒服了，举着胖手臂，把一个手指头伸进嘴里掏着，掏出了亮汪汪的口水，发出喀喀喀的笑声。

拖拉机手揉了揉孩子一下，骂着：“小混蛋！……噫！……”随即把孩子从膝盖上举了起来。

白岚正要重新打听，忽然，背后传来了一阵年轻女人“喀喀喀哈哈”的笑声。那银铃似的笑声很响亮、很放肆。白岚心想：那一定是孩子的妈妈赶街打转来，看见了拖拉机手那副狼狈相。白岚从那很甜的笑声里，似乎已经感觉到这对小夫妻的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了。她从内心里祝福他俩。于是，禁不住转回头去看。果然，随着那响亮的笑声，

朝拖拉机走来了一个穿白衣裳黑领褂的女人。走得近了，再仔细一看：那女人已经年近四十；而拖拉机手呢？白岚再认真瞧瞧，好象只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白岚想起刚才内心对他们的祝福，不觉暗笑起来，好在自己还没有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

“嘻嘻……”孩子的母亲来到拖拉机跟前，看见了生人，想忍住笑而又忍不住，又“咯咯咯咯”地笑着，笑得前仰后翻，孩子张着小手“咿咿呀呀”地要她抱，她也没有马上去接。

拖拉机手朝孩子的妈妈吼起来：“花大嫂！你是疯到哪里去了？你瞧瞧！你瞧瞧！你这个鬼娃娃干的好事。”

小伙子举着孩子递下拖拉机来之后，再一低头见了身上的尿迹，脸色难看得变了形，连嘴巴也气得斜扯到一边去了。可是被喊作花大嫂的女人，却仍然“咯咯咯”地大笑着，并且越笑越厉害起来。她把孩子接过去抱着，孩子也被她逗引得“咯咯咯”地发笑。笑了一阵，她自己忍住了。在孩子那粉红色的小脸蛋上重重地亲了两口。小胖儿子也停止了笑，双手摸着母亲那绯红绯红的两腮，嘴里喊着“马——马——马——马”。花大嫂为儿子揩去眼泪和口水。喜气洋洋地朝拖拉机手说：

“哎呀！山大雷，你咋会这样笨？连娃娃也不会抱，简直仿饿老鹰叼小鸡。嘻嘻，尿了你一身，好事呀！我的胖狗儿，那是喜欢你才尿给你吵。那不是尿，那是喜哟！胖儿子朝你尿了喜，你讨了媳妇也要先生个胖儿子，你还得感谢我的胖狗儿。……”

说完，花大嫂又搂着她的胖狗儿“咯咯咯”地放声大笑起来。笑了一阵，又亲了胖狗儿几下，甜丝丝地朝着孩子小声说：

“我的胖狗儿，多吉利，给你大雷叔叔冲个喜，讨个俏媳妇，生个胖儿子。嘻嘻嘻……”

拖拉机手山大雷板着关公似的红脸，朝花大嫂吼起来：

“花大嫂，你这个人，样样都不错，就是那张嘴丑，昏讲瞎嚼……”

他又低头看了一下身上的尿印迹，更生气了，说：“早晓得这样倒霉，我昨晚上就不让你搭车进昆明。背时倒运。你赶街，等得我鬼火起。”

花大嫂解释说：“姊姊妹妹要我买挑花线。这个要红，那个要蓝，加起来几十种。你进城送梨，可你妹妹阿翠要几支春花色丝线，都不找你，倒叫我带，为哪样？昆明配不齐，我到县街上倒配齐了。”

说着，把用头巾打成的一个小包袱举了一下，又接着说：“这种事，难道你整得成？哼？”

“那倒也是。我这个人粗心一点儿。”

花大嫂一转身，这才发现旁边站着的白岚。忙吼喊着问：“哟！这位同志，你是想搭我们的拖拉机？是不是？咋还背着行李呀？快放下来。大雷！”接着，她又带指示似地说：“还不快当点儿帮这位同志把背包放下来！”

大雷服从了，没吭声地下了驾驶台，走到白岚身边，但把头扭回去朝着花大嫂，皱着眉头说：

“还不是因为你的胖狗儿，这位同志刚要向我打听，他

就朝我冲尿。”

大雷帮着白岚把背包卸下来，扔进了拖斗，这才问道：

“同志，你要到哪里去？拖拉机颠得很。按规定是不准搭人的。”

“我要到红石岩去，能搭一段路也好。”

花大嫂笑着说：“去红石岩，好！你真是瞌睡遇着枕头了。快来！”

花大嫂抱着孩子先上了拖拉机驾驶台，而后朝白岚伸出结实的手。白岚伸出手，花大嫂力气大，出力一扯，把白岚拉了上去。两个人在驾驶位背后的助手位置上对坐下来。

花大嫂坐下后，热情地向白岚介绍：

“我们就是红石岩的，算你运气好。”公路上搭个车倒也不难，就是离开公路还要走十多里。一个女人，又背着行李，你又有点胖，胖人走山路，连气也难得喘啊！……啊！我忘了给你介绍，这个小伙子叫山大雷。前不久，大伙选他当了我们的队长，原先他是拖拉机手。我就是花大嫂——原本我在娘家姓海。自从作媳妇来到红石岩。哼！就仿我没有名字一样，连会计的花名册上也写着花大嫂。我倒忘了问你，你同志尊姓呀？”说着，笑眯眯地望着白岚。白岚这才有了说话的机会，赶紧作了自我介绍。花大嫂马上接过话题说：

“好听呀！白同志，白白胖胖的白同志。几岁啦？”花大嫂调查起户口来了，“你有几个娃娃啦？”

白岚觉得这位大嫂很有意思。她回答说：“我今年四十二岁，只有一个小姑娘。”